

恐惧像一双无形的手，张牙舞爪地从四周伸出来撕扯着，那一刻就要粉身碎骨了……

每天一个

EVERY DAY A

诡故事

叁

GHOST STORY

凌晨魅影

每天一个诡故事，令人毛骨悚然之后，掩卷深思……
唤醒你内心的良知，用善化解你心中的恶。

支离木偶◎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每天一个
EVERY DAY
诡故事
A GHOST STORY



凌晨魅影

每天一个诡故事，让人毛骨悚然之后，掩卷深思……
唤醒你内心的良知，用善化解你心中的恶。

支离木偶 ©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凌晨魅影/支离木偶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3.10

(每天一个诡故事;3)

ISBN 978-7-80765-851-1

I.①凌… II.①支… III.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9449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ec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ec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38 000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录

每天一个诡故事



黑客来信

077

隔壁是谁

070

到底是谁

062

当头一棒

052

单程杀机

043

尘封琥珀

034

不请自来

026

肢解爱情

018

逼真假发

009

被害妄想

001

三根手指

153

千年私会

144

七月初七

135

破碎的脸

126

你的牙齿

120

男装上衣

113

凌晨魅影

105

离奇事件

099

狸猫之谜

093

冷漠杀人

087





灵异剧场	245
红色断指	236
诡异房间	226
阳台秘密	217
心理医生	209
销魂蚀骨	200
死者疑云	192
死亡日期	182
水兰水兰	173
善良有罪	162

卧室尸踪	289
头发杀人	282
甜蜜死亡	272
生死鬼门	262
零点魔木	253



他的精神气十足，第一次见他的人无法想象就在几天前他还是个妄想症病人。

被害妄想

1

司琪对着电脑出神。白色的屏幕上，尽是她百度出来关于妄想症的资料。

这些资料对于被害妄想症的描述，和周宁的症状一模一样。昨晚，他又发作了一次。

半夜，司琪被周宁恐怖的叫声惊醒。她拧亮台灯，看见周宁捂着被子，缩在床头抖成一团。嘴里还乱七八糟地喊着：走开！走开！别过来！别过来！

她好不容易才让他镇定下来。他看清眼前是她，便像个孩童般地偎进她怀里痛哭流涕地哭诉：有个女人，有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她手里拿着刀，她要过来杀了我，她好可怕，她为什么老跟着我啊，阿琪你救救我，救救我！

司琪搂着他，抚慰地摩挲他的头，一边不住口地安慰：乖，哪儿有什么穿红裙子的女人？你刚刚只是做梦而已，现在闭上眼睛好好睡觉啦！

她嘴里这么柔柔地说着，两点眸子里，却闪过茫然不解的光。

大约一星期前的周末，司琪正在厨房做饭，书房里忽然传出周宁惊惧的叫声。她吓了一跳，扔了手里的活计，忙忙地奔过去。

只见周宁脸色煞白，瑟缩在墙角。他语不成句地告诉她，有个穿红裙子的女人，手里拿着刀子，闯进来就要刺向他。司琪听得莫名其妙，这屋子里

哪有别人啊？

防盗门锁得好好的，不可能进来人她听不见。她以为周宁又在逗着她玩闹，白他一眼，就又进了厨房。

不承想，从这以后，周宁总说他被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拿着刀追杀。每次他都被吓得半死。这个女人就像阴魂，可以出现在随时随地。

当周宁第N次白着一张脸，惊恐万状地向司琪哀告，他又被红裙子女人追杀时，司琪终于意识到，周宁精神出了问题。

她隐约知道，周宁患了被害妄想。百度出的资料坚定了她的判断。

她带周宁去看精神科医生，医生告诉她，像周宁这种没有遗传病史的人，会患被害妄想，多是因为受了外部突发事件的强烈刺激。只有找到发病的诱因，才能更好地为病人治疗。

司琪惶惶然。

外部事件。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联想起近半年来周宁的种种异常，司琪的不安更深了。

2

报纸上一则社会新闻引起了司琪的注意。

一位名叫郑小乔的女子，被人谋害在郊区荒地。

她生前担任某广告公司经理助理。单身。死时穿一条红色连衣裙。

女人的第六感让司琪有种不安的直觉，这则新闻会和周宁有关。

她的心忽悠悠悠地，悬起来总落不下去。

她拨通在报社工作友人的电话，友人答应给她有关郑小乔的所有资料。

像大多数小白领一样，郑小乔只身在这座城市飘荡。

生活紧张、简单，乏善可陈。每天两点一线，从出租屋到单位，再从单位到出租屋。

工作时间常常在十二小时以上。

没有什么朋友，几乎不知道左邻右舍住着什么人。

私生活的放纵不可避免，时常一夜情。

大约从半年前开始，她的身影再没有出现在酒吧，警方估计，她从那时起，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情人。

司琪脑子里立刻像转开万花筒似的，各种猜想翩然而至。也是在半年前，周宁开始时常晚归，并且经常避开她讲手机。

对她也大不如以前，十天半月听不到他一句关心的话。那时司琪就疑心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司琪越想，越觉得这个女人就是郑小乔。

他们出现情人的时间都在半年前，并且，周宁的妄想里总出现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而郑小乔恰好就穿一条红色的连衣裙死去。

一定是郑小乔。她缠上了周宁，强迫他离开司琪，为了让他就范，就像小说里电影中那些情节，她用出所有可能的手段，甚至用自杀要挟。周宁被逼不过，或者预谋，或是失手，他杀死了她。

所以，周宁就出现了被害妄想。郑小乔变成厉鬼，时时刻刻出现在他眼前，向他索命。

司琪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发现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她已经不再想探究造成周宁妄想症的原因了，在周宁妄想的表象下，掩盖的是怎样一个可怕的事实？

然而不找到真相，周宁也许永远都无法摆脱病魔。

司琪的心左右煎熬，她迫切地需要找个人，来告诉她该怎么办。

想来想去，她找不到一个能够守口如瓶，又可以帮她分担的人。

当白一平那张朴实的脸出现在她脑海时，她知道她应该找谁了。

白一平是周宁的心理医生。

司琪是在周宁出事以后，才知道原来他一直在看心理医生。白一平值得信赖，何况，他们的职业准则，就是为病人保守秘密。

3

坐在白一平静谧的工作室，司琪闷了一肚子的气，终于找到宣泄的出口。她将压抑了许久的对周宁背叛的憎恨，对郑小乔死因的猜测，一股脑全说了出来。白一平坐在她对面，认真地倾听。他的面色，越来越难看。

他起身为司琪续水。握水杯的手，在热水器龙头下激动地哆嗦。

司琪畅快地倾诉完。感觉如释重负。她仰脖喝光白一平递给她的水，求助地看着他：白医师，我该怎么办？

白一平语气平缓：你的猜测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有一定的可能性。这样吧，我来给周宁做一次催眠，看看我的催眠能否让他说出什么。他看到了什么呢，居然能让他产生妄想……

白一平若有所思，目光灼灼。司琪呆了一呆。

约好的日子，司琪和周宁一起来到白一平工作室。司琪看着周宁走进来，惴惴地坐在外面的长椅上等待。两小时后，周宁走出来。

他看起来疲乏不堪，随时要倒下去的样子。司琪赶紧搀着他，迅速离开了医院。

到家，进了卧室，周宁栽倒在床上，一会儿工夫便响起鼾声。

司琪脱掉他的鞋和外套，拉过被子给他盖好。她将外套拿进书房，小心翼翼地在外套口袋里，掏出一只采访用的录音笔。

隔天黄昏，夜色渐渐笼罩大地。南郊的荒地上，出现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他探头探脑，确定四下无人，匆匆奔到郑小乔的遇害地点，拧亮小型电筒，在地上拼命地刨。

白一平，你偷偷摸摸，是在找不小心掉下的罪证吗？！

突如其来一声断喝，吓得白一平瘫坐在地上。

几道光齐刷刷射向他。威风凛凛的警察中站着司琪。

白一平老实地招了供。正是他谋杀了郑小乔。他在酒吧邂逅她，听说他是心理医生，小乔便常常光顾他的诊所。

在这里，她卸下伪装，将喜怒哀乐通通向白一平倾诉。

慢慢地，她爱上了白一平。他们发生了关系，并将关系持续了下去。

但白一平已有未婚妻，他的未婚妻能给他带来锦绣前程。

对小乔的身体不再感觉新鲜以后，他向小乔提出了分手。

小乔疯了般地缠着他。

甚至闹着要找他未婚妻。他害怕了，穷凶极恶，便起了杀意。

而他在行凶时，被恰好路过此地的周宁目睹了一切。

周宁本可以上前阻止他。事后，周宁良心难安，积郁成疾，产生郑小乔要刺死他的被害妄想。

4

当司琪跑来向白一平倾诉烦恼时，他立刻明白周宁可能是目击者。

他要求为周宁做催眠，目的是想看看周宁到底知道多少。

所幸，周宁并没有看清他的脸，但他看见，小乔在挣扎时，拽掉了他衬衣上的一粒纽扣。

他跑到现场，想找回那粒纽扣。但他不知道，司琪在周宁的口袋里放了录音笔，录音笔忠实地记录下了周宁在催眠中的声音。

司琪报了警，并在现场设好埋伏。

她料定白一平要去找回那粒纽扣。果不其然，白一平自投罗网。

是他说的一句话让司琪起了疑心。

他说：他看到了什么呢，居然能让他产生妄想……

他说他看到了什么。他早就知道周宁不是凶手。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他被警察押着路过司琪时，眼睛一眨不眨盯着司琪看。

司琪被他看得毛骨悚然。他压低嗓门，带着一种诡异的奇怪表情，神秘兮兮地说：女人，最容易被表象迷惑。



他踏上警车。脸上自始至终带着那种诡谲，又好像甘拜下风的表情。
司琪觉得很不舒服。白一平的话，仿佛意味深长。他到底想说什么呢？

病人。

白一平被捕以后，周宁的妄想症奇迹般地不治而愈。

他再没有提起追杀他的红裙子女人。

他的精气神十足，第一次见他的人无法想象就在几天前他还是个妄想症病人。

夏天结束，司琪从衣橱拿出换季衣服，顺便整理衣橱。

周宁一擦衣服下什么东西亮亮地晃了她的眼睛。

她取出来，大吃一惊。是一粒纽扣。

就是周宁说白一平遗落在犯罪现场的纽扣。

白一平的衬衣产自法国，限量版出售，纽扣也独一无二。

司琪不会认错。

可这粒纽扣怎么会出现在周宁的衣服堆里？司琪的呼吸都快要停了。

她记起了白一平意味深长的话。

又想起事后警方并未在现场找到所谓丢失的纽扣。她的心一阵痉挛。

她站在那里，像化石般一动不动。甚至周宁开门进来，叫她的名字，她都没有听见。

直到周宁不解地扳过她的身体。他看见了她手里的纽扣，脸色骤变。

司琪忽然大叫着推开他：“白一平是你陷害的！你根本没有病，是你趁机扯掉了他衬衣上的纽扣，然后故意说你看见他掉了纽扣，对不对？”

周宁面如死灰。他惨淡地垂下眼睛。

良久，他仿佛费了很大力气，抬起眼，祈求般地看向司琪：“阿琪，别再追究这件事了行吗？”

“不行！”司琪情绪失控，不依不饶地继续大叫，“我一定要搞清楚！”

为什么你要陷害他？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周宁颓然坐进沙发。

他的脸痛苦地扭曲：“阿琪，你相信我，我没有做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我只能告诉你，我有把柄在白一平手里，我没有陷害他，我只是加速了他落入法网。我求你了别再追究了好不好？”

他站起身，疲惫不堪地走出去。

留下阿琪一个人站在空荡的屋子里。她忽然觉得，周宁于她，就像个陌生人。

晚上睡觉，她找各种借口再不肯让他搂着她入睡。他究竟对她隐瞒了多少秘密？

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6

周宁越强调，司琪就越是想要一探究竟。是什么样的把柄，让他必须费尽心机地将白一平送进监狱？

她开始像猫一样，随时随地观察周宁。

他又像从前那样对她。关怀她，呵护她，每天上班一通电话，下班准点回家。可她固执地认为，这些都是他做出来的假象。

她忽然记起，他一直有一个上着锁的檀木匣子。

婚前他总不肯让她碰它，结婚后，匣子锁上加锁，被他锁进写字桌的抽屉。

从前司琪对这个盒子不怎么上心，现在，她意识到这个神秘的从未打开的盒子也许可以告诉她有关周宁的秘密。

她在上班的间隙，偷偷请了锁匠回家。

锁匠几经周折，终于打开了檀木匣子。

司琪屏住呼吸，打开匣子。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一副翡翠镯子。它晶莹

剔透，却血迹斑斑。

司琪瞪大眼睛看着这副美丽却异常恐怖的镯子。她觉得它极其熟悉，仿佛若干年前的老朋友。她的头忽然痛得像要炸开来。她抱着头蹲在了地上。

头痛消失的时候，司琪直挺挺地站起来。

她的眼神苍白空洞。她已不再是几分钟前的司琪。

她完全记起了过去。

六年前，司琪向一位大学时的学长表达了爱情。

她暗恋他很多年，几近痴迷。可是学长不爱她，学长告诉她，和她永远没有可能。

司琪伤心欲绝。她求学长再见她一面。他们约在无人的沙滩。她失魂落魄，将防身用的尖刀刺向了学长。

是周宁处理了一切。周宁察觉了她的异常，可等他赶到的时候，惨剧已经发生。

他清除掉了所有痕迹，只有司琪手上的镯子没办法处理。

鲜血已经擦不干净，况且它还是司琪的祖传宝物。周宁没敢扔掉它，只好带着它，和司琪连夜奔赴现在的城市。

司琪受了刺激，下意识地选择性失忆。她不记得与这可怕一幕相关的一切。

一切都由周宁默默承受着。实在承受不了，他便去看心理医生。

他在治疗中道出了秘密。他落在白一平手里的把柄，就是司琪。

司琪想起周宁被痛苦煎熬的眼神。

他一再地央告她，别再追究了好吗？

可她不听他的话。她不相信他。不相信一个至爱自己的人。

她的嘴角溢出嘲弄的苦笑。她像木头一样走向厨房。

拿起锋利的水果刀，利落地刺向自己的心脏。

解脱了，周宁。她倒在地上，逐渐失去血色的嘴唇，喃喃说。

一条蓝色字体的信息跃入楚南的眼帘，这座房子是原民国初年的一所废弃的旧宅。

逼真假发



十月十一日是苏落的生日，也是她与楚南结婚的周年纪念日。

苏落想给楚南一个惊喜就早早起了床，随意吃过午饭之后，就开始准备晚上的牛排。自从结婚之后，苏落就忙于工作，没有好好做顿饭给楚南吃。今天她难得休假，又是特殊的日子，所以苏落决定亲自下厨在家里与楚南烛光晚餐。

当然，最重要的是，苏落还要给楚南一个惊喜。

晚上八点的时候，门铃就响了。

苏落觉得奇怪，以往楚南都会自己带钥匙的。结果一开门，却一个人影都没有。空荡荡的楼梯，寂静无声。她以为是楚南跟她开的玩笑，于是走下楼梯去看。

一声惊呼，苏落吓得差点昏过去。

下层楼梯的转角，竟摆着几个烧给死人的纸人。乍一看就像是几个面色苍白的孩子。

对不起，吓着您了。那些纸人的背后冒出来一个年轻男人的脸，他对苏落不好意思地笑笑，这些是我明天要带给亲戚的，刚准备拿到家里去，真的很抱歉。

苏落惊魂未定，不耐烦地瞪了男人一眼之后就回家去了。

楚南十一点才回家，苏落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楚南看了一眼桌上的牛排，心疼地摸苏落的脸。宝贝，上床去睡吧，别着凉了。

楚南随手把灯打开，看见苏落一头及腰的头发，吓得后退一步。苏落见楚南的样子，就捂着嘴笑起来。你不是就想要我留长头发吗？我今天就去买了一顶假发，怎么样，漂亮吗？

苏落边说边转圈，一头宛如绸缎的发丝随她飘荡。

楚南的确喜欢长发的女孩子，苏落什么都好，唯一不足的就是她是短发，可是眼前的苏落长发飘飘，宛如天使。

他在苏落耳边，细语喃喃。

苏落，你真美。

2

那晚苏落像蛇一样缠在楚南身上，反反复复不知疲倦。

不知道过了多久，楚南才筋疲力尽地睡过去。苏落忘记摘下假发也就这样睡了。不久，有人按门铃，声音很急，一下一下扰得苏落头疼欲裂。

翻身去推楚南，他却睡得像猪一样。无奈，苏落只好穿上衣服去应门。

那时大概凌晨四点，天微微亮。

一开门，居然是个小男孩。

他的脸又圆又白，两腮上还扑了红色的胭脂。他笑嘻嘻地问苏落，阿姨阿姨，我们换一张脸好不好？

苏落揉着眼睛，一把推开小男孩，去去，谁家的孩子啊，快回家睡觉去！真讨厌。正要关门，小男孩就突然不见了。苏落眨眼的工夫，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纸人。

很像刚才的小男孩。

苏落尖叫着跑回房间，拼命地喊楚南，他就是不醒，这时那个纸人飘飘

荡荡地走过来，越来越近，苏落觉得已经快要崩溃了。

她狠狠地叫着楚南的名字，手指几乎要掐进他的肉里。

可是小男孩并没有碰苏落，而是拿走了床上的那顶假发。

走之前，男孩对苏落诡异地笑了笑。

天亮的时候，苏落听见楚南叫自己的名字。

原来只是一个梦而已，苏落摸摸头上的汗。楚南温柔地吻上苏落的唇，轻声说，宝贝，你真好。

楚南出门后，苏落才想起今天是公司的周年舞会。穿好礼服，她看见床边的假发，顺手就戴在了头上。镜子里的苏落好像变了一个人，一头丰盈的秀发把苏落的淑女气质衬托得非常好。

果然她一到酒店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苏落觉得自己像是明星一样享受他们惊羡的目光。只是，她没想到她竟在这里遇见了他。

猛地一下子，昨夜的梦境又再次浮现在她眼前。

3

当董事长介绍他就是未来一年公司销售部的经理时，苏落微微震撼了一下。

尤其是他向苏落走过来，请她跳舞时。她有那么几秒钟的惊恐。因为她暂时还无法将他与那天的纸人分开，于是她轻轻摇了摇头，我不会跳舞。

那么我陪你喝点饮料。那个叫做秦书的男人递了一杯饮料给她，苏落看见他的手，指节分明，干净修长。装作无意间问起那天的纸人。

秦书再次道歉，说那不过是朋友放在自己那儿的東西，昨天已经拿走了。他说为了跟苏落道歉，晚上请她和楚南去他家吃饭。

苏落笑盈盈地答应了。喝过两杯橙汁之后，苏落问他为何没带女友过来。

话音刚落，秦书的脸色就突然变了。半晌，他才说我女朋友已经失踪一年了。

啊，有没有报警呢，苏落看着秦书忧伤的眼睛，突然有种隔世之感。

秦书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只说你的头发，很漂亮。不过……

不过什么？苏落看了看自己的头发，不知道有什么问题，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周围灯光暧昧，烟雾缭绕。秦书的目光深邃又蛊惑，他说你相信吗，假发能带人穿越时空。

如果不是秦书突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苏落还差点信以为真。她瞪了秦书两眼，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好了，明天晚上跟你老公一起来吃饭吧，现在我得走了。

说完秦书就真的跟一阵风一样离开了酒店，苏落握着手里的玻璃杯，头发上折射出橙色的光泽，渐渐地她的视线开始模糊起来。

像是一部老电影。

在一座古老的房子里，屋顶很高，壁炉里没有火，冷清得很。灯光并不明亮，明明灭灭的，像是电路不稳定。房子里只有一个下人，看上去是五十来岁的老保姆在打扫中间的楼梯。整个房子里没有一丝人气。当楼梯旁边的钟敲响十一下的时候，有个男人回来了。老保姆接过他的衣服和帽子。

像是民国年代的中山装，苏落看不清楚。

只见男人擦掉脸上艳红的唇印就进了楼上的卧室。一名女子熟睡在床，他脱掉衣服睡在她的身边，接着他们纠缠在一起，翻云覆雨之后，苏落听见一声划破寂静的尖叫。

床上的被子被陡然掀开，女子已经闭上眼睛，沉沉睡去。而那个男人的手上却捏着一条绳子。上面的斑斑血迹，看得苏落触目惊心，这时男人突然回头，一双发红的眼睛正瞪着她！

4

苏落从舞会上回来的时候，楚南来给她开门。

浓重的酒气充斥着楚南的鼻腔，他一边替苏落换掉衣服，一边喂她喝